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文字札考

林文華*

摘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自 2008 年 12 月公佈之後，其中包括〈武王踐阼〉、〈鄭子家喪〉、〈凡物流形〉、〈君人者何必安哉〉、〈吳命〉等五篇簡文，提供不少戰國時代文字、思想研究的新資料，也成為學術界最新的研究熱點。

本文乃在整理者以及諸位專家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針對〈凡物流形〉、〈君人者何必安哉〉、〈吳命〉等三篇簡文部分考釋有所分歧或不足的地方，提出個人研究意見來加以探究。其次，本文對於東周時代吳國、楚國的相關史事亦有補證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簡帛研究、戰國文字、上博楚簡、出土文獻、先秦學術

*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壹、前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自 2008 年 12 月公佈之後，其中包括〈武王踐阼〉、〈鄭子家喪〉、〈凡物流形〉、〈君人者何必安哉〉、〈吳命〉等五篇簡文，提供不少戰國時代文字、思想研究的新資料，也成為學術界最新的研究熱點。

新出的簡帛文獻，具有文字學、經學、哲學、史學等各方面的價值，但要利用這批資料，最根本的問題則必須先考釋簡帛上的文字，從個別文字的字形、字義的認定，乃至詞語、句子以及全文的釋讀，都是文字考釋需要從事的工作。李學勤先生即云：

目前研究新出土文獻，最多的論文還是考釋文字。這說明了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最基礎的還是考釋文字。考釋工作是工作重心，必不可缺，不認識字是很危險的，目前考釋文字已經取得了許多成果。但同時，這也反映了新出土文獻實在太多了，當前對出土文獻的研究主要還處於考釋文字階段。不能正確考釋文字，建立的推論恐怕很危險，很成問題。這也使我們認識到必須進一步作文字考釋，認識到戰國文字研究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發展。¹

本文乃在整理者以及諸位專家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針對〈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吳命〉等三篇簡文部分考釋有所分歧或不足的地方，提出個人研究意見來加以探究。其次，在文獻史料記載不足之處，戰國楚簡提供了新的資料，對於東周時代吳國、楚國的相關史事亦有補證的學術價值。

貳、考釋

一、〈君人者何必安哉〉「州徒之樂」考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簡 4-6 有一段話如下：

州徒之樂，而天下莫不語(御)，先王之所以爲目觀也。君王龍(隆)其祭而不爲其樂，此其三回(違)也。

本文乃范戊(乘)勸諫楚王之詞，因當時楚王不從先王之道而盡去耳目之欲，所以人民以楚王爲「所以囂(夭)」。²范戊(乘)提出了楚王有所謂「三回(違)」，一

¹ 參見〈李學勤先生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會議閉幕式上的演講〉，收入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頁 1。

² 「囂」讀爲「夭」，從單育辰、蘇建洲之說，參單育辰：〈佔畢隨錄之七〉文章下之補充貼文(復

所謂不聽鐘鼓之聲，二所謂後宮姬妾只有三人，³三則所謂不用「州徒之樂」，范戊(乘)認為這三種行為都違背先王之道，且招致人民非議，故列作「三違」，希望楚王能更正此三種行為。

關於前二種行為，已經有很多專家學者正確的闡釋過了，這裡就不再贅言。⁴我們要談的是第三種行為，即楚王不用「州徒之樂」。何謂「州徒之樂」？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認為「州」可能是地方行政單位，也可能讀為「擻」(聚集之意)。⁵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以下簡稱「復旦讀書會」)認為「州徒」疑讀為「優徒」，指俳優之輩。但又說「州」、「優」聲母差異較大，此意見並不能肯定。⁶董珊先生則以為「州徒之樂，而天下莫不語(娛)之」，是說州里一般徒眾的娛樂活動，天下人都以此為樂，從「先王之所以為目觀也」句來看，是指表演一類的「娛樂」活動。「君王龍(隆)其祭而不為其樂」是說楚君雖隆重舉行祭祀活動，但祭祀時及日常不舉行樂舞等娛樂表演，重其祭品而不作娛神之舞，這是君王的第三個缺點。⁷凡國棟先生則疑「州」乃《國語·周語下》為周景王論樂的伶州鳩，「州徒」或許即為伶州鳩弟子門徒之屬。⁸孟蓬生先生則認為「州徒」疑讀為「州土」，指境內之土地山川，「州土之樂」指遊觀田獵之樂。⁹張崇禮先生以為「州」為古代民戶編制，「徒」為徒眾，「州徒之樂」即民間樂舞、世俗樂舞。¹⁰李天虹先生傾向於把「樂」理解為音樂，而非娛樂。「州徒之樂」和「竽瑟」、「鼓鐘之聲」一起，應該在一定程度上蘊涵著等級意味。「州徒之樂」，大概是貴賤各色人等都可享用的。¹¹陳偉先生懷疑「州徒」可能與楚國名勝州地、雲杜有關，其地兼為楚人祭祀、游樂之所。¹²宋華強先生認為「州

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日。)蘇建洲：〈也說《君人者何必安哉》「人以君王為所以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0日。)
「所以夭」乃短命早亡之意，正和下文「君王雖不望年」(君王雖然不期望長壽高年)來相對。

³ 簡文「侯子三人」，整理者濮茅左先生釋作楚昭王的三個兒子，不確；陳偉、顧莉丹則將「侯子」改釋為後宮姬妾，其說可從。(參陳偉：〈《君人者何必安哉》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8年12月31日。顧莉丹：〈略談《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之「侯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7日。))蓋簡文前文說一般的君主大多「宮妾以十百數」，而楚王只有「侯子三人」，顯然「侯子」解作宮妾較為合理，若作三個兒子說解則文意無法連貫通讀。

⁴ 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程少軒執筆)：〈《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1日。陳偉：〈《君人者何必安哉》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8年12月31日)。

⁵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201。

⁶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程少軒執筆)：〈《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1日。

⁷ 董珊：〈讀上博七雜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1日。

⁸ 凡國棟：〈《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簡4「州徒之樂」小識〉，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9年1月3日。

⁹ 孟蓬生：〈《君人者何必安哉》臆義掇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4日。

¹⁰ 張崇禮：〈《君人者何必安哉》釋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3日。

¹¹ 李天虹：〈《君人者何必安哉》補說〉，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9年1月21日。

¹² 陳偉：〈《君人者何必安哉》再讀〉，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9年2月6日。後又收入陳偉：《新出

徒」當讀為「禱雩」。「禱雩」見於古書，指天旱求雨的祭禱。雩祭使用樂舞是非常普遍的習俗，故簡文云「天下莫不御」。因為有盛大的樂舞，可以娛樂耳目，蓋楚國先王例行用之，故簡文說「先王之所以為目觀也」。而今楚王重其祭禱之禮，而省略其樂舞之儀，不合傳統，是以范乘借機諷諫之。¹³

按：以上專家學者們所言不一，各有所據。但我們認為上述諸說似乎並無法和其他「二回(違)」來相提並論，蓋「聽鐘鼓之聲」、「宮妾眾多」皆古代王者之道，重點並不是純粹滿足君王之個人享樂，而是有其背後的禮儀文化深層意義。因此我們並不贊同董珊先生以為本文乃提倡有等級制度的耳目聲色娛樂，¹⁴蓋若真如董先生所言，則下文舉出桀、紂、幽、厲以及楚靈王等昏君將無法圓通，因這些昏君都極力放縱個人耳目聲色之娛樂，反觀簡文中的楚王則盡去耳目之欲，非但不須勸諫，反而應該讚揚。因此，有些學者就主張范乘是來讚揚楚王這種德行的。¹⁵然而，若果真是讚揚，則全文將產生許多矛盾，范乘似乎不必為了頌揚楚王特地登門陳說此事，難免成了逢迎拍馬之輩了。所以，我們認為這篇簡文的主旨仍然是范乘來勸諫楚王，而非讚揚楚王，楚王確實違反先王之道，有三種違逆的行為，所以人民私下批評楚王將會短命夭折。

鄙意以為「州徒之樂」並非指那些耳目享樂之樂，而是莊嚴隆重的周王朝雅、頌之樂。蓋「州」可通「周」，二字上古音皆為章紐幽部，¹⁶乃同音通假之關係，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華周」，《漢書·古今人表》作「華州」。¹⁷至於「徒」可從孟蓬生先生之意見，讀為「土」。「州徒之樂」即是「周土之樂」也，也就是周王朝之樂舞。另外，「徒」或可讀作「都」，如《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為韓申徒」，《楚漢春秋》申徒作信都。¹⁸「州徒」猶「周都」，「州徒之樂」就是「周都之樂」，即周王畿之樂舞。不論「周土之樂」，或「周都之樂」，其意都是代表周王朝之樂舞，也是象徵王者禮制的樂舞。春秋中葉以後，周王室影響力式微，諸侯國君日益僭越禮制，禮樂制度多所比照周王，即如魯國執政大夫季氏更曾用八佾之舞，楚國自不例外。況且楚國向來被華夏諸國視為蠻夷之邦，本非周王室可以節制，楚人稱王久矣，故其先王襲用周王室之樂舞頗為自然。加上楚人不甘心長久被中原諸國視為未開化的蠻夷之邦，歷來國主極力學習周人文化禮制，也成為其國家之典禮規範。周王朝之樂，不只有樂歌，往往配合舞蹈，故有「觀樂」之說，即簡文「先王之所以為目觀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吳公子季札出使魯國觀樂舞之記載如下：

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楚簡研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頁314-315。

¹³ 宋華強：〈《君人者何必安哉》「州徒之樂」試解〉，武漢大學簡帛網2009年6月16日。

¹⁴ 同注7。

¹⁵ 如單育辰：〈佔畢隨錄之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日。

¹⁶ 依據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月)，頁407。

¹⁷ 可參高亨、董治安：《古書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之【周與州】條，頁778。但書中引文寫作「華舟」，「舟」乃「周」之誤也。

¹⁸ 可參高亨、董治安：《古書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之【徒與都】條，頁890。

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鄘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又如《禮記·樂記》亦有相關記載如下：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以上這些紀錄都說明古代王者「觀樂」之禮制，所謂「觀其舞，知其德」，周王朝之樂舞可以涵詠德行，代表王者之美德，所以天下君王莫不用，也是楚國先王所以爲目觀之禮制。至於簡文又說「君王龍(隆)其祭而不爲其樂」，就是說楚王隆重進行祭典，但卻不搭配這種周土(都)之樂舞，有失禮制。蓋《詩經》裡面的「頌」，正代表周人宗廟祭祀之樂舞，《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朱熹《詩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阮元《擊經室集·釋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即容字也。」高亨《詩經今注》：「頌是王侯舉行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禮專用的樂歌。」因此，「頌」就是舞容，乃周人祭祀祖先神明所演奏的歌舞，故可目觀，也適合於宗廟祭祀活動。

綜合以上所言，楚王的過失不在於放縱耳目聲色，而是不遵循先王之道，所謂「過猶不及」。桀、紂、幽、厲以及楚靈王等昏君也是不守先王之道，只是因為他們逾越了君王該有的禮制規範，本簡之楚王則正好顛倒，省略或者去除了許多君王該遵守的禮樂制度，所以范乘特地前來進諫，目的並不是要鼓吹君王享樂，而是希望君王能遵守王者該有的禮制。例如聽聞鐘鼓之樂、國家祭典演奏觀覽周人雅頌樂舞都是君王應該遵守的制度，以及廣設宮妾，也是為王者後代子孫之繁衍考量，符合古代禮制。

二、〈君人者何必安哉〉「言不敢舉身」考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簡 6-8 有一段話如下：


今君王盡去耳目之欲，人以君王為所以囂(夭)¹⁹。民有不能也，鬼無不能也，民作而思謹(觀)²⁰之。君王雖不望年²¹，可也，戊行年七十矣，言(然)不敢舉身，君人者何必安(然)²²哉！

這一段文句乃承上段所謂「三回(違)」之諫而來，范戊(乘)勸告楚王不要過度簡省君王該有的禮儀制度，以免違背先王之道，而引起人民非議。²³范戊認為民眾已經私下批評楚王將遭到夭折早亡之禍，楚王自己不期望能長壽高年，雖然也可以，但何必如此呢？

如此段落大意已經很明顯了，但關於范戊「言不敢舉身」這一句話，仍需要進一步釐清其確切意義。關於「言」字，「復旦讀書會」認為當讀為「然」，²⁴可從。至於「舉」字，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考釋云：

¹⁹ 「囂」讀為「夭」，從單育辰、蘇建洲之說，參單育辰：〈佔畢隨錄之七〉文章下之補充貼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日；蘇建洲：〈也說《君人者何必安哉》「人以君王為所以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0日。

²⁰ 「謹」字簡文甲乙本形體作，從言從謹，單育辰先讀為「觀」，後改讀為「勸」，即「勸善罰惡」之「勸」。參單育辰：〈佔畢隨錄之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日；〈佔畢隨錄之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3日。按：前說為確，所謂「民作而思觀之」，「民作」可能指上文人民批評楚王「所以夭」之事，范戊在此提醒楚王必須「觀民心」，仔細體察民情，以免因不得民心而招致禍事。

²¹ 「望」字簡文甲乙本形體作，沈之傑隸定為從亡從人之「望」，孟蓬生進一步指出「望年」即「希望長壽」之義，其說可從。參沈之傑〈讀《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劄記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2日；孟蓬生〈《君人者何必安哉》贖義掇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4日。

²² 簡文「安」，董珊讀為「然」，可從。參董珊〈讀上博七雜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1日。

²³ 相關考釋，可參拙作〈《君人者何必安哉》「州徒之樂」考〉，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9年1月18日。

²⁴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程少軒執筆)：〈《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1日。

「𦘒」，敗德。《集韻》「𦘒」、「𦘒」亦省作「𦘒」。《說文》：「𦘒，敗也。從步，𦘒聲。《商書》曰『彝倫攸𦘒。』」《玉篇》：「𦘒亦作𦘒。」《詩·大雅·思齊》：「古之人無𦘒。」「身」，自己、親自。《史記·李斯傳》：「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又《史記·黥布傳》：「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意言不自毀。²⁵

復旦讀書會則認為「𦘒」當讀為「擇」，「擇」當與下句「安」對應，是「悅擇」之義。²⁶董珊先生將「𦘒」隸作「擇」，「擇」讀為「釋」，「言不敢擇身」即「言敢釋身」，因為年齡已甚老，所以說話時不敢顧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安全。此是范戍的談話技巧。²⁷單育辰先生贊同復旦讀書會，將「𦘒」讀為「擇」，認為「𦘒(擇)身」一詞又可見《上博三·彭祖》簡6「心白身澤(擇)」之「身澤(擇)」。²⁸孟蓬生先生同董珊讀作「擇(釋)」，但認為「擇(釋)身」猶言「放棄養身之道」，「不敢𦘒(釋)身」實際上是說「不敢放棄耳目之欲」。²⁹

按：鄙意以為整理者將「𦘒」讀作「𦘒」或「𦘒」的意見較符合文義，「𦘒」有厭棄之意，如《書·洛誥》：「我惟無𦘒其康事。」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𦘒，厭也。」《詩·周南·葛覃》：「服之無𦘒。」毛《傳》：「𦘒，厭也。」《禮記·大傳》：「無𦘒於人斯。」鄭玄注：「𦘒，厭也。」「𦘒」又有敗壞之意，可通「𦘒」，如《書·洪範》：「彝倫攸𦘒。」偽孔《傳》：「𦘒，敗也。」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說文》引作𦘒，敗也。」《詩·大雅·雲漢》：「耗𦘒下土。」鄭《箋》：「𦘒，敗也。」³⁰金文多有「無𦘒」之詞，如《史牆盤》：「昊照亡(無)𦘒(𦘒)」、《毛公鼎》：「皇天亡(無)𦘒(𦘒)」、《南宮乎鐘》：「茲鐘名曰無𦘒(𦘒)」。

楚文字「𦘒」作  (郭店·六德)、 (郭店·語叢一)、 (郭店·語叢三)、 (上博一·緇衣)，或通作「𦘒」、「澤」、「擇」、「釋」等，本簡「𦘒」字甲乙本作



，依據文義來看，當讀為「𦘒」。

因此，「言不敢𦘒身」猶「然不敢𦘒身」，即不敢厭棄己身之意。結合上文「君王盡去耳目之欲」、「人以君王為所以囂(夭)」、「君王雖不望年」來看，顯然楚王過度簡省禮樂、宮妾之制，有違王者之道，可能遭到夭折短命的禍害。相對之下，

²⁵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205。

²⁶ 同注24。

²⁷ 同注7。

²⁸ 單育辰：〈估畢隨錄之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1日。

²⁹ 孟蓬生：〈《君人者何必安哉》賸義掇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4日。

³⁰ 相關注解，可參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3月)，頁973。

范戊舉自己爲例，說自己「行年七十，然不敢斁身」，就是說自己年紀雖已經老邁了，但仍然不願厭棄己身，仍享有大夫該有的耳目娛樂禮制。所以勸告楚王不要過度省略王者該有的禮樂制度，仍然可以享有符合身份地位的禮樂、宮妾之制。但范戊深恐楚王因此矯枉過正，以爲他是要鼓吹君王享樂，所以下文舉出桀、紂、幽、厲以及楚靈王等過度放縱享樂的昏君，提醒楚王只要謹守禮制，不要省略，也不必過度，就不會遭受這些昏君一樣的下場。

三、〈凡物流行〉「陰陽之厠」、「水火之和」考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乙本自公佈之後，引起學界熱烈探究與回響，各逞所能，各擅勝場，也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雖然大多數簡文已能通讀，但仍有少部分的釋讀有待商榷與釐清，鄙人不揣固陋，提出一二淺見，盼能收拋磚引玉之效。我們要討論的是 2 號簡這段話，如下：

陰陽之厠，奚得而固；水火之和，奚得而不危。

簡文「厠」，整理者曹錦炎先生謂係「厠」之誤字，與簡 16「厠」訛作「厠」同例，舊以爲「厠」、「居」同字，但《包山楚簡》「居厠」連言，知非同字。從楚簡的用法看，「厠」字當從《說文》訓爲「処(處)」，義同「居」。至於「固」字，則有穩固、固定之意。³¹鄔可晶先生起初贊同簡文「厠」乃「厠」之誤字，但疑「厠」當讀爲「序」，「厠」「序」兩字古音相近可通，古書多有「陰陽之序」之例，如《韓詩外傳》卷七：「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春秋繁露·精華》：「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簡文「固」有「定」義，與「正陰陽之序」之「正」相近。³²其後，鄔先生又再修正前說，認爲「厠」在古文字中從不表示「序」，仍以曹錦炎訓爲「処(處)」，義同「居」爲確。「陰陽之厠(處)」的「厠(處)」和銀雀山漢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的「居」，都是指所居處的方位而言。《漢書·王吉列傳》：「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太平經·闕題》：「本天地元氣，合陰陽之位。」「陰陽之位」與「陰陽之厠(處)」的意思並無多少出入，其義與「序」亦相類，所以上面關於「陰陽之序」的解釋對「陰陽之厠(處)」同樣適用。³³

按：綜合以上考證，簡文「厠」，乃「厠」之誤字，應讀作「處」，義類同「居」、「序」，文獻頗有「陰陽之序」之詞，鄔先生已經舉出兩例；另外，如《莊子·知北遊》：「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亦可作爲一證。至於「固」字，鄔先生認爲有「定」義，大致不差，鄙意以爲「固」乃「固定不變」的意思，簡文「陰


³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226。


³² 鄔可晶：〈談《上博七·凡物流形》甲乙本編聯及相關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2009年1月7日。


³³ 鄔可晶：〈《上博七·凡物流行》補釋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2009年4月11日。

陽之序，奚得而固」意謂「陰陽之次序，如何能固定不變？」。

蓋古人多以「陽」代表「天」、「君」，以「陰」代表「地」、「臣」，呈現陽尊陰卑、陽上陰下的次序，如《禮記·禮運》：「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又如《周易·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禮記·樂記》：「**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易傳》解《易》，多以陽主剛、主男、主君，而陰主柔、主女、主臣，表現古代政治社會的階級性，也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一種概念。所以古代為政者多主張尊天、尊君、貴男，表現出陽上陰下的觀念，這也是封建社會的禮法秩序。因此，古代為政講求「順陰陽之序」，也就是要讓這種陽尊陰卑、陽上陰下的階級秩序固定而不變亂。然而，這種秩序乃是人為區分的，不一定符合自然界陰陽變化的現象，所以簡文提出「奚得而固」的疑問。

其次，關於簡文「水火之和，奚得而不危」，「危」字作 ，簡 26「危安存

亡」之「危」字作 ，二字形體正同。復旦讀書會認為此字為「危」，通讀作「詭」，³⁴鄔可晶先生進一步認為此字當釋為「危」，「和」、「危」都是歌部字，符合押韻的要求，「危」當訓為「變」或「違」。³⁵秦樺林先生贊同復旦讀書會的意見，認為此字實為「危」字之異體，從厂、坐聲。坐、危同為歌部字。又引陳劍之說：「古代之『坐』本即『跪』，『危』應是『跪』之初文，『危』與『坐』形音義關係皆密切，很可能本為一語一形之分化。」³⁶所以《凡物流形》此字乃從厂、「坐」聲，讀為「危」。「危」釋讀為「詭」，訓為「不同」，簡文「不詭」，意即同簡的「和」字。³⁷

按：字確實應從復旦讀書會、鄔可晶、秦樺林等人所言讀為「危」，字形分析以及韻讀都言之成理，但訓作「詭」、「違」則有待商榷。鄙意以為「危」當訓為「危害」、「毀害」、「毀敗」之意，如《禮記·儒行》：「有比黨而危之者。」鄭玄注：「危，欲毀害之也。」孔穎達疏：「危，謂毀害也。」又如《管子·禁藏》：「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尹知章注：「危，謂毀敗。」又如《呂氏春秋·驕恣》：「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危，敗也。」

蓋水、火乃性質相反相剋的兩物，如《周易·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其中「水火不相射」，《集解》引虞翻云：「射，厭也。」高亨注：「不字疑衍。射即射箭之射。射以殺傷對方，故相射猶言相克也。水火相射，水火之矛盾見矣。」³⁸又馬王堆帛書《周易》作：「天地定立(位)，[山澤通氣]，火水相射，雷風相搏(薄)。」帛書本寫作「水火相射」，證明今本「不」

³⁴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凡物流形》重編釋文〉(鄔可晶執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2008 年 12 月 31 日。

³⁵ 同上注。

³⁶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脰》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簡帛研究網 2005 年 2 月 15 日。

³⁷ 秦樺林：〈楚簡《凡物流形》中的「危」字〉，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9 年 1 月 4 日。

³⁸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 10 月)，頁 455。

字乃衍文。「水火相射」意謂水火乃相厭相克的兩種物質。因此，若要將水火這兩種相反相剋的物質加以調和，如何能夠不互相危害、毀敗呢？故簡文提出「水火之和，奚得而不危」的疑問。

四、〈凡物流行〉「箸不與事」考

上博七〈凡物流形〉簡 14、16 應該拼合連讀，顧史考先生已率先指出³⁹，至今學界大致都能接受。拼合後之簡文如下：

頤（問）之曰：𦉳（察）道，坐不下筴（席）；𦉳（端）𦉳（文），[14]

箸不與事。之（先）智（知）四𦉳（海），至聖（聽）千里，達見百里。[16]

關於簡文中「𦉳文，箸不與事」的意思，至今學界仍有所爭議，例如張崇禮將簡文的「𦉳文箸」連讀，將「箸」讀作「書」，釋為「端文書」，而「文書」釋為「書籍」，「端」訓為「正」，並認為「正」有「持」義，即「端持」、「正持」之義，簡文「端文書」，「通俗地說，就是拿著書的意思。」⁴⁰然而，古籍中並沒有所謂「端文書」的用語，「端文書」和上文「察道」也無法相應，故巫雪如即反駁張崇禮之見解，其說大略如下：

我們認為這種釋讀方式從詞義系統及演變的角度來看似乎有些不當及跳躍之處，以下試加論述。首先作者將「端」訓為「正」，並引《禮記·曲禮下》鄭玄注「端，正也」為證，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他接下來認為「正」有「持」義，即「端持」、「正持」之意，這種說法恐怕與詞義演變的方式不合。漢語的詞義演變雖然可能受到經常共現的詞影響，但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兩個詞原本詞義相近，或者有共通的義項。然而在上古漢語中，「端」與「持」的詞義完全不相關，也沒有出現任何共現的例子，因此「端」由「正」義引申而有「持」義，這種說法是很難成立的。此外，作者所引《禮記·曲禮下》，原文作：「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鄭注：「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在〈曲禮〉這段話中，「端書於君前」是指掌管書籍的官員在君王駕臨之前沒有預先做好準備，以致於在君王面前才慌忙的把書扶正。鄭注認為這是一種不敬的行為。作者將「端」解釋為「恭敬平端」，並認為持書用「端」，可能和古人對書籍的敬重有關，這個說法似乎是誤解了《禮記》中的這段話。「端」在現代有「持」的意思，如「端茶」、「端飯」、「端盤子」等，這種用

³⁹ 顧史考：〈上博七《凡物流形》簡序及韻讀小補〉，武漢大學簡帛網，2009年2月23日。

⁴⁰ 張崇禮：〈釋《凡物流行》「端文書」〉，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3月15日。

法大量出現於明清白話小說中，在此之前似乎很少見到這種用法。我們還不知道這種用法起於何時，不過至少在上古漢語中是不存在的。⁴¹

按：個人贊同巫雪如之分析，此處簡文不宜讀作「端文書」。鄔可晶先生將簡文「𦏧道」讀作「察道」，「𦏧文」讀作「揣文」，訓「揣」為「度」⁴²，頗為正確。另外，顧史考先生將簡文「箸」釋為「圖」之假借，有「圖謀」之意，「圖不與事」亦即「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與事」或該讀為「舉事」⁴³。曹峰先生則以為簡文「箸」可能是「宁(佇)」之通假，乃站立之意，和前文的「坐」相應，指的都是身體的狀態⁴⁴。

按：個人以為此段文句應該讀為「察道，坐不下席；揣文，箸不與事。」蓋「察道」當與「端文」相對，「坐不下席」當與「箸不與事」相對，如此在語句文法上較為通暢。至於「𦏧」字應如鄔可晶所讀為「揣」，乃揣度之意，和上文「察」(考察)相對。「文」則為文理。《荀子·禮論》：「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又云：「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危。」

「箸」在此當為動詞，讀作「著」，有著作、著於竹帛之意，《廣雅·釋言》：「箸，著也。」《說文·敘》：「著於竹帛謂之箸。」《易·繫辭上》：「箸不盡言。」焦循章句：「著於竹帛者為箸。」《新書·道德說》：「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此「著德之理於竹帛」、「著所從事」，正可與簡文「揣文，箸不與事」相應，「揣文，箸不與事」意謂揣度文理，不須親身從事也可著於竹帛。結合《凡物流行》之主旨來看，只要能夠體察道(一)，就可以收到不下席而治理天下之功效，如《大戴禮記·主言》：「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只要能夠揣度理(文理)，不須親自從事也可著德之理於竹帛。

五、〈吳命〉「天不中」考

《上博七·吳命》簡 3 正：「昔上天不中(衷)，降禍於我」，整理者曹錦炎先生以為簡文「中」字讀作「衷」，訓「善」。⁴⁵「復旦讀書會」從之。⁴⁶高佑仁先生則有異辭，以為簡文「中」據本字讀即可，不須改讀，並舉《尚書·呂刑》云：「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屈萬里注云：「中，中正也。」認為簡文

⁴¹ 巫雪如：〈楚簡考釋中的相關語法問題試探〉，武漢大學簡帛網，2009年6月18日。

⁴² 鄔可晶：〈談《上博七·凡物流行》甲乙本編聯及相關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7日。

⁴³ 顧史考：〈上博七《凡物流形》簡序及韻讀小補〉，武漢大學簡帛網，2009年2月23日。

⁴⁴ 曹峰：〈釋《凡物流行》中的「箸不與事」〉，簡帛研究網 2009年5月19日；〈再論《凡物流行》的「箸不與事」〉，簡帛研究網 2010年1月11日。

⁴⁵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310。

⁴⁶ 程少軒執筆《《上博七·吳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0日。

「中」當訓中正、公平。⁴⁷

按：曹先生將「中」通讀作「衷」頗合於相關古籍用法，蓋《上博七·吳命》內容與《左傳》以及《國語·吳語》所載史事以及外交辭令多所相應，考相關文例如下：

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左傳·定公四年》）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國語·吳語》）

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寔舍其衷。（《國語·吳語》）

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國語·吳語》）

因此，戰國文獻多有「天衷」之詞，將簡文「上天不中」通讀作「上天不衷」符合當時用法。況且「中」、「衷」古籍本多通假之例，⁴⁸簡文「中」讀作「衷」並無不可。

其次，簡文「中(衷)」之意訓作「善」似乎比「中正公平」較佳。蓋簡文「昔上天不中(衷)，降禍於我」，乃直言上天不善、無良，以致降災禍於我。其例如《書·大誥》：「弗弔天降害於我家」、《書·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逸周書·祭公》：「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詩·小雅·節南山》：「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詩·小雅·雨無正》：「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以上所謂「弗弔天」、「不弔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等均爲批評上天不善、無良之詞，與簡文之意甚合。雖然「中正公平」之意也可引申出「良善」之意，但總是隔了一層。況且《書·呂刑》「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上文有言「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此處乃強調爲政者斷獄審察必須中正公平，故屈萬里先生注云：「中，中正也。」乃以爲天命亦求中正也，其文意與本簡「上天不中」仍有所差異。

綜言之，簡文「昔上天不中，降禍於我」，應是批評上天不善、無良之詞，「中」通讀作「衷」，也較符合戰國文獻之用法。

⁴⁷ 高佑仁：〈釋《吳命》簡3「天不中」〉，《簡帛網》2009年1月1日。

⁴⁸ 例多不煩贅引，可參高亨、董治安：《古書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頁22。

參、結語

經由以上之考釋，本文得出以下之結論：

一、《君人者何必安哉》「州徒之樂」並非指那些耳目享樂之樂，而是莊嚴隆重的周王朝雅、頌之樂。蓋「州」可通「周」，「徒」可讀為「土」。「州徒之樂」即是「周土之樂」也，也就是周王朝之樂舞。另外，「徒」或可讀作「都」，「州徒」猶「周都」，「州徒之樂」就是「周都之樂」，即周王畿之樂舞。不論「周土之樂」，或「周都之樂」，其意都是代表周王朝之樂舞，也是象徵王者禮制的樂舞。本簡之楚王省略或者去除了許多君王該遵守的禮樂制度，所以范乘特地前來進諫，目的並不是要鼓吹君王享樂，而是希望君王能遵守王者該有的禮制。例如聽聞鐘鼓之樂、國家祭典演奏觀覽周人雅頌樂舞都是君王應該遵守的制度，以及廣設宮妾，也是為王者後代子孫之繁衍考量，符合古代禮制。

二、《君人者何必安哉》「言不敢斲身」，「言」讀為「然」，「斲」則讀作「斲」，有厭棄之意。「言不敢斲身」猶「然不敢斲身」，即不敢厭棄己身之意。結合上文「君王盡去耳目之欲」、「人以君王為所以囂(夭)」、「君王雖不望年」來看，顯然楚王過度簡省禮樂、宮妾之制，有違王者之道，可能遭到夭折短命的禍害。相對之下，范戊舉自己為例，說自己「行年七十，然不敢斲身」，就是說自己年紀雖已經老邁了，但仍然不願厭棄己身，仍享有大夫該有的耳目娛樂禮制。所以勸告楚王不要過度省略王者該有的禮樂制度，仍然可以享有符合身份地位的禮樂、宮妾之制。

三、《凡物流行》「陰陽之序，奚得而固？」簡文「序」，乃「屮」之誤字，當讀作「處」，意義類同「居」、「序」。簡文「陰陽之序，奚得而固」意謂「陰陽之次序，如何能固定不變？」。蓋古人多以「陽」代表「天」、「君」，以「陰」代表「地」、「臣」，呈現陽尊陰卑、陽上陰下的次序，古代為政講求「順陰陽之序」，也就是要讓這種陽尊陰卑、陽上陰下的階級秩序固定而不變亂。然而，這種秩序乃是人為區分的，不一定符合自然界陰陽變化的現象，所以簡文提出「奚得而固」的疑問。至於「水火之和，奚得而不危」意謂水火乃相厭相克的兩種物質，若要將水火這兩種相反相剋的物質加以調和，如何能夠不互相危害、毀敗呢？

四、《凡物流行》「耑文，箸不與事」，此段文句和上文「察道，坐不下席」相對，「耑」字讀為「揣」，乃揣度之意，和上文「察」(考察)相對，「文」則為文理，此「箸」有著作、著於竹帛之意，「揣文，箸不與事」意謂揣度文理，不須親身從事也可著於竹帛。結合《凡物流行》之主旨來看，只要能夠體察道(一)，就可以收到不下席而治理天下之功效；只要能夠揣度理(文理)，不須親自從事也可著德之理於竹帛。

五、《吳命》「昔上天不中(衷)」乃直言上天不善、無良，以致降災禍於我，其例如《書·大誥》：「弗弔天降害於我家」、《書·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逸周書·祭公》：「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詩·小雅·節南山》：「昊

天不備，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詩·小雅·雨無正》：「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以上所謂「弗弔天」、「不弔天」、「昊天不備」、「昊天不惠」等均為批評上天不善、無良之詞。

六、《君人者何必安哉》與《吳命》兩篇簡文都牽涉到東周時代楚、吳兩國史事，陳偉先生認為《君人者何必安哉》與上博楚簡中已經發表的《昭王毀室》、《柬大王泊旱》、《姑成家父》等篇類似，屬於《國語》類文獻。⁴⁹因此，《君人者何必安哉》記錄楚國大夫范戊(乘)勸諫楚王「三違」的史事，未見於傳世文獻，乃具有補證史料的作用與價值。

⁴⁹ 陳偉：〈《昭王毀室》等三篇竹書的國別與體裁〉，《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6 月)，頁 201-211。陳偉：《新出楚簡研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 月)，頁 310。

參考文獻

- 丁四新主編(2002-2007)。《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一)至(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王輝(2008)。《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 王聘珍(2004)。《大戴禮記解詁》。台北：漢京文化。
- 中國文字學會(2009)。《第二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市：中山大學中文系。
- 白於藍(2008)。《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零(2002)。《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李零(2004)。《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
- 李守奎(2007)。《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
- 李學勤(1994)。《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 李學勤(2007)。《走出疑古時代》。長春：長春出版社。
- 李珍華、周長楫(1999)。《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
- 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2004)。《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09)。《簡帛》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荆門市博物館(1998)。《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高亨(2003)。《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
- 高亨、董治安(1997)。《古書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
- 馬承源主編(2000-2008)。《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孫希旦(1998)。《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 陳偉(2010)。《新出楚簡研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陳昭容主編(2007)。《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台北：中研院史語所。
- 曹峰(2006)。《上博楚簡思想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郭錫良(1986)。《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曾憲通(2005)。《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06)。《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黃德寬等(2007)。《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
- 劉釗(2003)。《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劉釗(2006)。《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謝維揚、朱淵清主編(2004)。《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 蘇建洲(2008)。《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Investigation of characters, *Chu Nation's Bamboo Books (7)*
*of the Warring State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Wen-hua Lin*

Abstract

"*Chu Nation's Bamboo Books (7) of the Warring State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since December 2008 after the publication, including <Wang Jian 𠄎>, "Zheng family bereavement>," Where logistics shaped>, "Why an Eagle who Weizai>," Wu Ming > 5 Chien-wen, etc., provide a lo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ext, thinking of new in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latest academic research hot spots.

This article is in the finishing, as well as experts and scholars you study, based on some test for this difference in interpretation or insufficient, put forward the views of individual research to be exploring. Next, this article regarding Eastern Zhou Dynasty time Wu, Chu country's related history events also has makes up the card the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studies of writing on tablets and silk cloth, characte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ablet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unearthed documents, Pre-academic.

*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Meiho University.